

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(乙种)

太陽月刊

六月号

(影印本)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太陽月刊

六月號



太陽社編

1928

本 刊 減 價 特 別 啓 事

本店資本薄弱所以本屆陽曆新年發行本刊的時候，對於價錢略爲提高，自從本刊出 以來，雖然備受青年朋友們的歡迎，但亦接間接地聽到一些定價太貴的批評，同時太陽社意在使本刊普遍也要求本刊減價。現在本刊銷路大佳，每期增加冊數，月號已經有再版的機會；同時本店資本也稍稍增加，本店覺得實在應該顧到一般讀者的經濟，即定在這四月號起實行減價，規定辦法如下：

- 1.一，二，三，三期雖然定價一角，但現在聲明自一月號起訂閱者以新定的價錢計算，即全年二元五角；半年一元三角。
- 2.以前訂閱全年者多寄二期；半年者多寄一期。股東定閱不在此例。
- 3.集合朋友以個人名義代訂定閱全年至十份者照定價打九折，五份者照定價打九五折，定閱半年至十份者照定價打九五折，十份以下者本不折扣。
- 4.郵票代價作九五折可以收，但以二角以下者爲限。

上 海 春 野 書 店 謹 此 廣 告

太 陽 月 刊 六 月 號

一九二八年六月一日出版

編 輯 者

太 陽 社 上 海 春 野 書 店 總 發 行 所 總 店

發 行 者

春 野 書 店

總發行所

春 野 書 店

總經理處

南京中央書局 重慶革心書店

代售處

本 外 埠 各 大 書 局

定 價 每月一冊實價二角五分 全年二元五角 半年一元三角

國內及日本郵費在內 國外另加 全年八角 半年四角 股東預定全年半價一元五角 總票代價作九五折可以收但以二角以下者爲限

春野書店新書預告

失 業 以 後

劉 夢 著

這部集子，內收作者近著七篇（1）失業以後（2）工人的兒子（3）穀債（4）清朝（5）車廠內（6）鬥（7）沉醉的一夜。大都是描寫工農生活及勞資衝突的事件，文筆流暢，描寫深刻，從事勞動文藝者不可不讀。全書六萬言。現已付印，不日出版。

一 個 女 郎

趙 冷 著

本書內收小說五篇（1）徘徊的痛苦（2）一個女郎（3）出路（4）晤（5）逃犯。都是革命時代的表現，寫父與子的衝突，或寫理想的革命人物，或寫統治階級的罪惡，把這時代的許多人物的心理剖解的明晰異常。全書特具一種風格，足供青年讀者之研摩。全書七萬餘言，現已付印，不日出版。



目

次

廢人(小說)	林伯怡譯	1——35
尿坑老氣(小說)	甘 茶	1——14
藝術與經濟(評論)	饒 育 邨	1——20
沉思(詩)	馮 鐘	
路上(小說)	魏 聖 菲	1——16
越能(小說)	平 蕙	1——12
爭自由的波瀾(說)	黎 甄	1——4
死神在揮着鞭子(說)	邱 晉	
小小事情(小說)	羅 秀 俠	1——19
晨光在望(詩)	龔 沐 嵐	1——6
夜話(小說)	蔣 光 慈	1——31
黃昏與秋蟬的傳說(童話)	谷 荊 川	1——3
編後	編 者	1——3

大陽一月號目次

寒頭語	現代中國文學復興會	論寒	楊嘉人
金保赤(小說)	趙	趙	趙
新突(小說)	趙	趙	趙
努力之頭(詩)	趙	趙	趙
靈魂的黑暗(詩)	趙	趙	趙
「英蘭的」(詩)	趙	趙	趙
詩	趙	趙	趙
但丁的之任(小說)	趙	趙	趙
新和的(小說)	趙	趙	趙
玫瑰王(詩)	趙	趙	趙
詩	趙	趙	趙
詩	趙	趙	趙

大陽一月號目次

寒頭語	現代中國文學復興會	論寒	楊嘉人
金保赤(小說)	趙	趙	趙
新突(小說)	趙	趙	趙
努力之頭(詩)	趙	趙	趙
靈魂的黑暗(詩)	趙	趙	趙
「英蘭的」(詩)	趙	趙	趙
詩	趙	趙	趙
但丁的之任(小說)	趙	趙	趙
新和的(小說)	趙	趙	趙
玫瑰王(詩)	趙	趙	趙
詩	趙	趙	趙
詩	趙	趙	趙

大陽二月號目次

死去了的阿(詩)	現代中國文學復興會	論死	楊嘉人
雪朝(小說)	趙	趙	趙
巴里耶的勝利(小說)	趙	趙	趙
多亂的幽靈(二)(詩)	趙	趙	趙
閃電與紅繩(詩)	趙	趙	趙
嚴弟(詩)	趙	趙	趙
(詩)詩	趙	趙	趙
家遠處的夜(小說)	趙	趙	趙
康勞浦的秘密(小說)	趙	趙	趙
寒主(小說)	趙	趙	趙
詩	趙	趙	趙
鐘聲了(詩)	趙	趙	趙
紅燈(詩)	趙	趙	趙
關於現代中國文學復興會	趙	趙	趙
編	趙	趙	趙

大陽二月號目次

論死	現代中國文學復興會	論死	楊嘉人
命文(詩)	趙	趙	趙
離我的(詩)	趙	趙	趙
革命的(詩)	趙	趙	趙
悲情(詩)	趙	趙	趙
其悲(詩)	趙	趙	趙
這時代(詩)	趙	趙	趙
批評(詩)	趙	趙	趙
餘(詩)	趙	趙	趙
夕酒(詩)	趙	趙	趙
年(詩)	趙	趙	趙
心(詩)	趙	趙	趙
之(詩)	趙	趙	趙
之(詩)	趙	趙	趙
編	趙	趙	趙

大陽五月號擴大號目次

牢獄的五月祭(小說)	林伯修譯
小豐(小說)	平 萬
批評的建設(論文)	錢杏邨
寒鐘(詩)	馮憲璋
血鐘響了(詩)	趙 雷
覺醒(詩)	柳 柳
蘇聯的聖誕(介紹)	申東造

鹽務局長(小說)	孟 超
失業之後(小說)	劉 一
在貨車上(詩)	洪雲菲
出路(小說)	趙 冷
冬天的春寒(小說)	華希理譯
詩	社力夫等
編	趙 雷

有一天，沙修嘉在街上走近拿兵斯維斯慈諾夫身傍，和他談了一忽。結局沙修嘉得到了住宿和一片麪包。這是怎樣的做了呢？是極其簡單的。沙修嘉容容易易地得了麵包和住宿。他走近斯維斯慈諾夫，摸一摸他那破敝的帽子，接着問道：

『同志！對不住。你不是丹堡夫縣出身的麼？』

『是沙馬拉哩。問他做什麼？』

『我有一個叔父也住在沙馬拉。是個善良的 Communist 哩。他有三頭牝牛，八匹馬，加上三萬封度的穀物。他的太太養着雞，很賺錢呵。』

『那樣的 Communist，在我們家鄉的村裏，怕連肚子都要被人家踢破呵。叫做 Communist 的人，常是貧乏的！所以，比方像我這樣的人，纔有入黨的希望哩。爲什麼呢？那是因爲我還有五個家人留在村裏，我不能不作工供給他們全部的食物緣故喲。年老的已經七十左近

了。但是，我們僅有一匹馬嘅。我們所有的牝牛之想已沒用了。』

『對嚟對嚟。——那個超食——是什麼 Communist 呢！那傢伙是正牌的布爾喬亞嚟。你什麼時候和聯隊開到那兒時，請你正式地把那傢伙捉住罷。別的話且不說，給我點煙吃不行麼？——因為無論怎樣說，我們都是鄉下人哩。』

『你像很能做點事的小傢伙啦！究竟你是在這市裏飄泊着的麼？你多少歲了呢？』

『不久就十六歲了，同志。』

『我也是這樣估量着。你從身長看來約莫是十二歲，從肩膀和臉色看來，好像有二十歲光景。究竟你和什麼地方作工呢？』

『今天有什麼事麼？我是不會讀書和寫字的。想進赤軍去，但是不中選。我是個廢人。究竟，為什麼發笑呢？噲，請你仔細看。左手是沒用的。折壞了的。胸膛什麼時候都休——休——的營養。但是，在什麼地方找到事情的

了。于是沙修嘉也住在共營裏。他們僅僅吵鬧過一次。——那是，因為長一輩的不能包容他——沙修嘉——的緣故。——

『像你這樣的東西，快從這裏滾出去吧！你也想像着政府的費用生活下去麼？』

別的小民們也不高興沙修嘉了。——

『你儘說着自己去找事，我們都聽的厭了。』

話雖如此，這中間，人們終于給了他真正的兵士用的一件中衣，一雙氈製的長靴和一頂帽子。這總比穿着夏天的中衣彷徨着要好得多。任你是普羅列塔利亞也吧，屬於第三階級也吧，寒氣是毫不理會這些事的。你喜歡怎樣做便可怎樣做。但是，你該留心用什麼溫暖的東西去保護着身體。……

沙修嘉徘徊于烏非姆斯卡耶——即「革命路」——雜入市場底人海中，因為亂問農民們的物品的價錢又亂給還價，終于受了一個農民

的呼聲。——

『不勞照顧吧。這個穩穩的東西。把手插進褲袋瞧瞧，儘穿着窟窿吧。噯，姪娘呀，要注意着你和這些物品呵！』

沙修嘉發怒迫近那農民。

『你有對我這麼樣說的權利麼？磨麵粉的東西，竟敢侮辱普羅列搭利亞！你不要跑，等我叫民兵來。民兵會教給你怎樣磨麵粉吧。』

農民舉起拳頭來恐嚇他了。

『喂，你再嚷嚷看。這個狗東西！民兵老早就看透你的心裏呵。』

一個市場的女人加入來調停了。沙修嘉茫然被毆打了。羣衆都走攏來看熱鬧。民兵一到來，就四散走開。沙修嘉也溜之大吉了。

這些民兵們喲，算了吧。就是找遍人間，有誰可作沙修嘉的證人呢？他既沒有身分，又沒有職業，再加之是個廢人。

「你這人，怎麼會這樣，你怎麼會這樣，你怎麼會這樣。」

過路的人們都板著蒼白的臉孔，他們畏懼，為忌，拉著機車，面三臉白，匆匆地過路。……在他們是穿沒所畏的，其面如黃如晝走過的人們，好像什麼地方走了方從他身內。對於這樣的人們，把話卻不能和他們說。

穿著羊皮戴著紳士帽的一個男子走過了。他的目光很深然而和湯的視線碰頭就轉開了。沙修嘉一睜。但是並沒有看見什麼。沙修嘉迅速站起走去。因為那個男子的眼光甚溫和的。遠遠跟蹤的男子領著小小的階級將下進地下室去了。沙修嘉感覺到那兒就是咖啡店。那是這整街的唯一的咖啡店。在這店中，有的設有寬闊的宿寢處，有的充了英士們的宿舍。然而，這地下室却依然在做著生意。沙修嘉像找尋什麼熟入般的四週展望着。望到一家店面的號為，看見人們忙碌碌地左往右來的走着。現在是機會了！誰都沒站住的在急急走着！沙修嘉吐了一口氣，微微地吹着口笛，徐徐開始進下地下室去。

「那，人呢？」
「他們都去參加了，」他回答，「在場的人有
五三人。還有你未見他的那隻野狗。」

咖啡店的店主很熱地替我翻譯，把氣手
和一般咖啡館的店員的習慣都告訴我。咖啡
雖在那裏喝過，但不知道它的真正的滋味。
在革命的時候，人們只在酒中喝咖啡，但其實
給它煮過幾下，只給用壺煮過一片，又沖倒了
一小匙的咖啡。我喝了那兩三次，……它這樣
香和甜，所以即使對沒經驗還很親切。沙什嘉
沒幹過這活，忘記了它的滋味。

「說說，你現在能幹點什麼。一點兒就照
。你什麼都能幹。」

「什麼都能。」

「那時候，我怕過小便，無須隱瞞着。」
「請坐下吧！」

他给了我一瓶煮過的咖啡和一片麵包。

「現在，你為什麼不上班呢？你沒有聽見

說「不勞動的不得食」這句話嗎？」

「但是，我現在就要做工程師。爲着你，我什麼事都做……」

「喂，我們是很願意打交道的。你跟我去把柴火堆起來吧。你從那裏來呢？曾在什麼地方做過工程？」

沙修嘉開始訴說他的身世了。男子的眼光透過眼鏡銳利地注視着他，直洞見到他的深處。

沙修嘉漸漸放鬆起來，終於就臥着了。

「好呀。跟我到圖書館來吧。」

沙修嘉的胆子又大了。……

「那麼，你是什麼人？你是Communist麼？」

「是Communist啊。我叫做伊凡·阿歷舍伊維絲。」

伊凡·阿歷舍伊維絲，把沙修嘉帶進一家大屋裏去。

他回去上牀了。

沙修嘉由休息室看見隔壁放着報紙的桌子和裝滿書籍的木架。許多人在那裏。有的讀着書，有的坐着，有的踱着。沙修嘉進退維谷，裝着咳嗽。接着想道——給他跑了不可以吧？但是伊凡·阿歷舍伊維慈坐在掛衣架的前面，向着個肥而且白的美婦人說話。——

『安菲沙。密海羅維那。柴木不久就送來嘸。這孩子會帮你堆上去吧。』

沙修嘉同婦人說話了。那沒有繼續了多久。因為載着柴木的貨車已經來了，他大開而活潑地而且敏速地搬運了柴木。他甚至激勵了安菲沙。

『噲，拉吧！拉吧！蘇維埃的生活缺乏着，你們却有這許多柴木呵！拚命地振作着吧！』

在小屋中，沙修嘉甚至想擠了她到壁際去。但是，安菲沙的强有力的拳頭打了他的耳朵了。